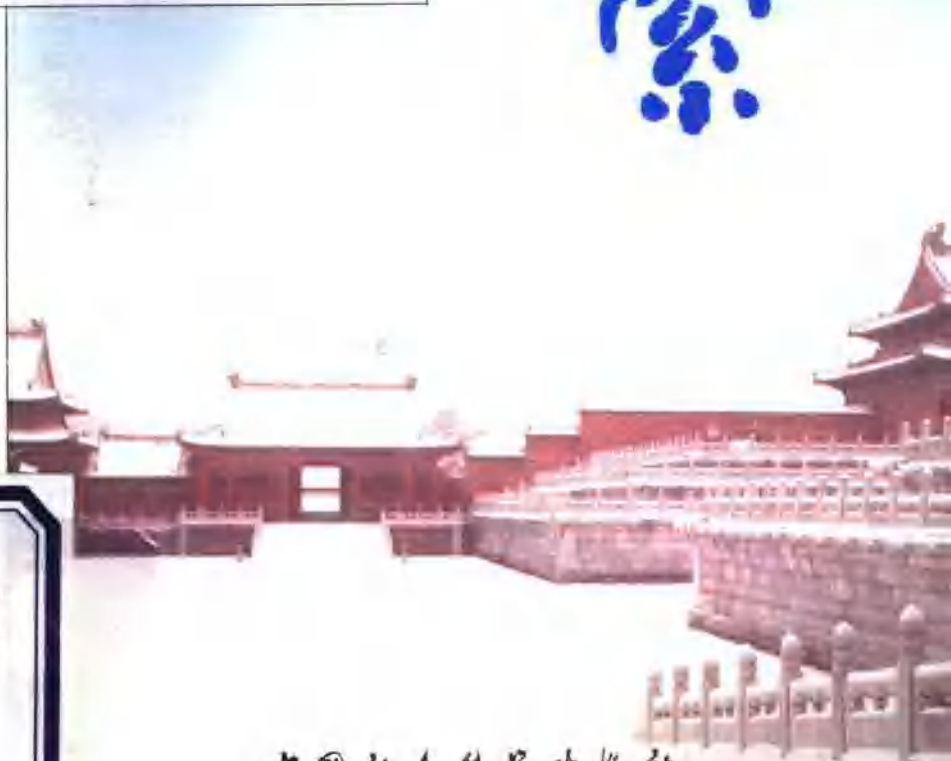


POETRY EXPLORATION



# 诗探索

一九九八年第四辑 总第三十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WKJB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新诗研究室

主 办

中国亿豪集团有限公司协办  
画家石虎先生资助

# 诗 探 索

1998 年第 4 辑(总第 32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探索:1998年 第4辑/谢冕等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

ISBN 7-5004-2266-0

I. 诗… II. 谢…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期刊  
IV. I207.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9379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首都师范大学语文报刊社承办 《诗探索》编辑部编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4000 册

定价:5.50 元

# 目 录

|                        |        |
|------------------------|--------|
| “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的自由歌唱····· | 钱理群(1) |
| 现代诗歌的分析与展望·····        | 严 力(5) |

## · 诗坛态势剖析 ·

|               |         |
|---------------|---------|
| 自圣与自虐·····    | 席云舒(11) |
| 倾听 90 年代····· | 梁 雨(22) |

## · “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 ·

|                      |         |
|----------------------|---------|
| 汉字解构辨·····           | 梁小斌(31) |
| 汉语形象及其基本地位·····      | 王一川(38) |
| 从“字思维”看“玩”的诗性维面····· | 魏家川(52) |

## · 新作点评 ·

|                       |         |
|-----------------------|---------|
| 诗也可以这样经营吗             |         |
| ——读侯马的《种猪走在乡间路上》····· | 徐 江(56) |

## · 十四行诗研究 ·

|                    |         |
|--------------------|---------|
| 关于十四行诗的通信·····     | 屠 岸(60) |
| 十四行体移植中国的文化分析····· | 许 霆(67) |
| 中英十四行诗·····        | 朱 徽(78) |

## · 诗学研究 ·

|                           |         |
|---------------------------|---------|
| 40 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知性抒情原则的确立····· | 子 张(93) |
|---------------------------|---------|

## · 纪念丁力 ·

|                       |          |
|-----------------------|----------|
| 丁力——一位具有金子般心肠的诗人····· | 胡海珠(101) |
|-----------------------|----------|

“好诗多自生活掘”..... 峭 岩(104)

### • 关于田晓青 •

在隐喻的流放地守望

——田晓青和他的诗歌艺术..... 李大卫(107)

写诗是我保留的一个权利

——诗人田晓青访谈录..... 茅 岸(110)

### • 姿态与尺度 •

心路历程:感悟与祝辞 ..... 舒 洁(130)

诗文参证:臆读鄢家发 ..... 毛 翰(135)

叶庆瑞新诗:现代的叙述方式 ..... 张彦加(139)

### • 诗人谈诗 •

观鱼

——诗之随想..... 王尔碑(145)

我的诗歌观..... 孙文波(148)

### • 诗歌理论著作评介 •

楔入文本深处的诗学

——读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 高小康(157)

艾青研究的新视野

——品读《艾青的艺术世界》..... 刘茂华(161)

一部独具特色的诗学专著

——简评《九叶诗派研究》..... 潘颂德 杨四平(164)

寻求诗学的突围和超越

——评陈旭光《诗学:理论与批评》..... 叶世祥(167)

### • 当代外国诗坛 •

当代英国诗歌概述..... 王 宁(172)

## “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的自由歌唱

——在《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发行座谈会上的发言

钱理群

我很少读当代新诗，得到食指的诗集之后，竟是爱不释手。昨晚，为准备开会又读了一遍。这回引起注意的是他近年所写的《人生》、《人生舞台》，还有《诗人的桂冠》、《想到死亡》、《归宿》等等。诗人严肃而真诚地进行着人生的回顾，历史的反思，并且是“起点（原点）”的追问：我是谁？我在世纪人生的舞台上扮演了什么角色？什么是诗？诗人是干什么的？我的（人的，诗的）归宿在哪里？——事实上，到了世纪末算总账的时候，一切有追求的人，学者与诗人，都在这样严峻地扣问着自己的良知。

于是，食指的两句诗行让我感到了震撼——

终于我诗行方阵的大军

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

这“精神死亡”的概念，引起了我的共鸣与深思。什么是“精神死亡”？我们每个人，每位中国的诗人都“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吗？

这正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考虑的，也就是我所说的中、俄两大民族在世纪末心灵再度相遇时，不能不面对的一个尖锐而令人（中国人）尴尬的问题：同样是处在强权政治、文化的统治下，苏俄始终有一批（当然不是全部）诗人坚持了独立、自由的歌唱，从阿赫玛托娃到帕斯捷尔纳克等等，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而我们中国呢？一大批诗人被流放、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利；幸存在诗坛上的，经过彻底的思想改造，大多数在“精神死亡的峡谷”里纷纷倒

下，诗坛上充斥的竟是精神死亡者的歌唱。敏感的食指早在1967年所写的《鱼儿三部曲》之三里，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诗坛景观——

水蟒吃饱了，静静听着

青蛙动人的慰问演唱

这几乎是概括了一个时代的诗歌史。我曾在一本文学史著作中谈到中国17年的诗人是些“永远的歌者”：在同伴上了绞刑架时，诗人们没有反抗之声，只是高唱颂歌；当全民族陷入大跃进、文革的迷狂之时，诗人也没有自己的冷静、迷惘的歌唱，仍然唱着更加迷狂的颂歌。这自然是可悲的“精神死亡”，也是诗的死亡——在这强权下的颂歌时代里，中国还有独立、自由的歌唱，还有诗吗？

诗人食指就这样出现了。正是在中国的强权统治、文化专制达于极端的年代，这条“冷漠的冰层下”的“鱼儿”出现了。它（他）怀着“对于自由与阳光的热切渴望”，“高傲”地宣称“永不畏惧冷酷的风雪，绝不俯仰寒冬的鼻息”，并且“积蓄力量作最后的努力”。看啊，它（他）——

弓起腰身弹上去

低垂的尾首凌空跃展

那么灵活又那么有力

终于跌落在冰块上，“鱼儿真的死了，眼睛像是冷漠的月亮”。但诗人和他的诗却“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永生了。

这“跨越”是非同小可的，是具有“史（中国诗歌史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意义与价值的——中国终于有了高压下的反抗的声音，迷狂里的清醒的声音，作戏中的真诚的声音。诗人自己说，他是“用孩子的笔体”写下了自己的心声的。那么，他就是人人都在自欺欺人的“皇帝的新衣”里那个高声说出“真实”与“真理”的孩子。他的勇敢与直率使一切成年人无地自容。

我们仍要感谢食指。人们说，幸亏有了一个顾准，否则中国的学者就对历史交了一份白卷。我们也可以说，幸亏有了食指（和他

的伙伴)，否则中国的诗人真要愧对自己的时代了。

食指不仅有伙伴，也有他的前驱者。最近，我有机会接触到1957年民间民主运动中的校园诗人的作品。面对这些蒙受耻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的诗的精灵，我感到惊喜与震动，就像当年发现了食指时那样。这批诗人的第一声呐喊（作者沈泽宜、张元勋）——“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泻在纸上”——是曾经唤醒了无数人的。而这首《致勇士》（作者杜嘉葵）今天听起来更像是诗的预言：

真正的勇士  
要终生  
为真理战斗  
像清道夫一样的  
辛勤  
我相信  
黑暗  
会永远存在  
像大地上  
永远  
会有尘埃  
我相信  
勇士  
会在斗争中  
倒下  
但勇士的精神  
将像松柏般  
常青  
我相信  
勇士会被历史  
淹没

但勇士曾用

生命

鞭答着社会

前进

这“勇士之歌”，这强权下的自由歌唱，曾被强制中断；但“勇士的精神”却是扼杀不了的，“勇士之歌”也必会有人接着唱下去。食指正是在后续者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在食指之后，又有一批又一批的诗人，接着唱下去。我不敢说这是否像苏俄诗坛那样，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但可以肯定，这断而复续，续而复断……的历史线索是存在的，正需要我们——中国的诗歌创造者与研究者去发掘与清理。而且总有一天，要作为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进入中国的当代诗歌史、文学史的历史叙述，这是可以期待的。也许到了那时候食指的意义才会更清晰、充分地呈现出来。

现在我们再回到“精神死亡”问题的思考与讨论。所要问的是，“精神死亡”的现象今天还存在，还有意义吗？回答是肯定的，不仅强权下的精神死亡者的歌还在继续唱下去；今天的诗人们又面临着物质诱惑、私欲膨胀下的精神死亡的威胁。这是我们时刻面对的现实，大概无须多作论证了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食指近年来所写的诗，应该引起重视。尽管这些诗已经不可能产生他的前期诗歌那样大的影响，但它的价值也在这里：他依然保持着孤独的“流浪儿”的姿态，坚持着不懈的精神探索；他继续维护着“向命运挑战的个性，虽是屡经挫败，绝不轻从”；始终坚持着“相信未来，热爱生命”的信念（《热爱生命》）。在这“挣到了舒适还觉得缺少点什么，是因为丧失了灵魂”（《向青春告别》），“无聊像条蛇缠绕着枝藤”（《受伤的心灵》）的时代，食指坚守住了精神的阵地，艺术的良知，坚持着他的个人的独立的自由歌唱，他因此可以自豪地宣称——

我是我那心灵的圣殿的墙上

孩子们刻下的污秽的字文

（下接第21页）

## 现代诗歌的分析与展望

严 力

不仅仅是中文的现代诗,全世界范围内各种语言的现代诗都面临读者群萎缩和创作者减少的威胁,之所以称其为威胁,是因为圈内之人的不停呼吁和分析此现象文章的刊登。但所有的分析文章的呼吁都在注意如何用企业和文化机会的资金去扶植它,这当然是一道迫不得已的良方,但所谓的“病”又何不是如何穷极自己的处境的呢?我想这要从20世纪初谈起,当时世界的文艺圈在音乐方面是无标题音乐和交响乐的天下,电影只是刚刚迈出自己的摇篮,还不会说话,荒诞派戏剧还在床上等待受精,而诗歌的领导性地位甚至在招引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降临,可以说那时候的文艺更多的是为了引起思考生存意义的,所以诗歌就其语言的直指性质而得到更多的关注。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物质生活的丰富,那种沉重的精神由语言(诗歌)形成的压力就越来越显得有点故做悲伤,现代生活娱乐工具的增加造成了感官舒适的习惯,电视电影的声像大餐加上波普艺术的餐后点心,摇滚的发泄和消化以及迪斯科对筋骨的按摩都舒解了生活造成的沉重感,人们发现今天的社会不是去体验分析生存有多么沉重,而是应该去消解沉重,果然,电脑的登场使人们在各个领域里都轻松了许多,可以说科技培养了人类节省体力的习惯,而节省下来的体力就是应该去享受的,而享受的条件也随之逐渐提高,这些我仍可以从不断提高的电影、电视、音乐的制作费上得到证据,人类基本上同意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金钱标准的社会模式,苏联的动荡和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显示出

比赛规则在世界范围的认同,而用金钱交换物质的生存原则导致了物化的不可避免,这时候,诗歌就显出了它的沉重,加上摇滚和吟念式歌本甚至流行音乐都从诗歌中握有了一部分诗意的语言,而它们加上自己的音响和形象当然会获得更多的观众,另外,甚至广告词也借用了诗歌语言的魅力,在此我可以举出下面几句的例子:“让 AFE 音响的高潮找到你耳朵里的那张床”、“如果想让所有的人在你的面前低头,请穿 STW 牌的皮鞋”,“这是所有节日中最亮的一盏灯,最需要抬起头来的节日,请吃玫瑰楼月饼。”所以说诗歌的精神被调动到娱乐及享受之中,不再全面承担沉重的生存思考了,文艺对疲劳身躯的按摩是制作者追求的目标。诗歌面临这种种剥夺之后,逐渐专业化,从语言入手到清洗传统语言句式对表达的局限,许多诗歌创作的过程进入了现代实验室的、伴随着失败的、外行看来极其单调的实验过程。另有不少诗人想挽回这种形势下的过时无生气的诗歌朗诵,他们在朗诵中加进背景音乐等等使其更具有表演性质,走得较远也获得了一定成功的是美国的巴勃·迪伦和加拿大的兰诺·科恩,他们让诗句与音乐互相妥协,组成了一种表演形式,这全部是为了能让人们更容易接受诗歌,是现代人的口味变刁了还是更加物化了呢?相信诗人们都愿意相信答案是后者。于是,既然是后者,那么就情不自禁地在创作中加强对后者的物化现象进行批判,那么又有多少人愿意花钱来读或听对他们的批判呢?所以说诗歌所面临的境况使诗歌必须进入专业化,而这个专业化又是语言和精神领域的,它的成就不会直接导致物质的产品来丰富房间某个角落或某一块墙,它只能丰富头脑的某一角落和语言的表达方式,而具有这种需要的民众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头脑和语言表达方式有这个需要。所以,又有不少诗歌创作者在呼吁人们有这种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仍然是用诗歌来进行的,对那些已经习惯了从花哨的形式中领会生活真谛的人们来说,单调的表达形式已使他们怯步了,因为人们越来越习惯让花哨的形式来引起注意,然后才是进入,才有可能在他们进入之后施行

精神手术,管不管用就因人而异了。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改进诗歌朗诵或印刷出来的形式呢?已经做过努力的除了上述的巴勃·迪伦和兰诺还有很多,比如诗歌朗诵的擂台赛,这在纽约下东城的“诗人咖啡馆”每星期五有一场,由两位诗人各朗诵一首诗后,让三位裁判举牌亮出得分,一般要三个回合,三个回合之后的每人得分总数可看出谁胜了。胜者还有奖励,在三个回合之间也有休息,休息是播放迪斯科音乐并跳舞。在台湾也有诗歌星期五的活动,还有录制诗歌朗诵的激光唱盘。西方世界还有不少双语朗诵的诗歌节与音乐表演结合的例子,这里就又提到了语言问题,在双语朗诵中不同语言的互相转换(即翻译)所出现的问题,这里就包含了许多文化习惯和历史典故在语言中的盲点,还有逻辑与思维方式以及句式等等被叹为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说不同国家的诗人交流面临不同语言的难以克服的困难,这是个讨论了许多年的传统的问题了。最近有人甚至提出让电脑来完成复杂的翻译,从此事可以看出人们对电脑的依赖导致了想象力的方向,他们想象电脑的神奇,确实,在我一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我也进入了想象,想象电脑能把诗句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且还能把诗句所表达的意思图像化。从这一点讲,对21世纪的展望依然离不开科技,哪怕诗歌,它也必须利用科技成果来充实自己,问题是怎么去做。诗人写诗总是认为自己必须这样写,是一种包含各种成分的需要,谈得最多的是精神的需要,有人简单地概括为对物质异化的反抗,但以前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里诗人又为什么而写呢?所以我想主要还是对人本身的探讨,这种探讨包括了物质异化,而更多的是对生活事件引起的心理反应进行剖析。而语言早已成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是可以不老化的,这就给了我们希望,因为通过它可以使我们感到年轻。中国人有一种老年的健身运动叫太极拳,调理因时间而造成的物质身体的老化,这就给了我一个启示,每个人一出生就面临着既成的语言语式对他(她)的局限,每个人都有可能一出生就得到了已经老化的语言或者偏激的语言,比如中国大陆在文革时期出

生的人一生出就被塞给了庞大的文革语言体系,这一偏激的语言体系肯定影响了以后的人生,而 20 世纪 90 年代出生的人肯定少不了电脑语系的影响。所以,诗人写诗也可比作语言的太极拳,不同的是它不仅针对老年人,它甚至针对刚刚学会写文章的中小學生,因为所有的人一出生都得面对已经老化或偏激的语言,所以诗歌,我认为它首先是一种语言的太极拳,是调理我们对生活的感受与表达之间的不合理甚至冲突的良方,这也是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在讲不知如何表达的原因。所以说诗歌的写作与阅读包含了对语言的调理,让语言的精力旺盛来抵消身体老化所造成的对死亡的恐惧,在有限的战胜死亡意识的精神和心理的工具中,语言是最有效的,而诗人的语言更深入了诗人的身体,达到了凶器的地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许多自杀的诗人身上看到,叶赛宁(俄国诗人)的诗“死不新鲜。活着更不新鲜”,可以说是自磨的语言匕首来谋杀自己的。反过来讲也同样,世上多少骄狂的诗人也是与其语言一起骄狂的,而与大地在一起的美国诗人惠特曼更是与大自然一道永生的。说到此,诗人在现代生活中并不可悲,可喜的是他们掌握了调理与语言无法分割的身体素质,他们首先对自己讲:战胜老化和死亡是可能的!

让我们再回到诗歌表达形式的问题上来,现代公众一提到诗,他们首先想到诗歌在纸上——行行的样子,然后想到诗歌的不易解讀,想到听朗诵时难以克服的紧追不上。确实,诗歌在传播上的难度在现代传媒讨好公众的对比中显得“落后”。虽然圈内人知道有些诗适合朗诵,有些则只适合阅读,但甚至圈内人(诗人)自己违反了这一认识,某些诗人的诗只适合阅读,但当他(她)遇到朗诵机会时并不放过,结果当然给公众造成更多的诗难懂的印象,这些公众就有可能再也不去听诗朗诵了。我个人认为诗人必须要挑适合朗诵的去朗诵,甚至有些诗可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更口语化的适合朗诵的,此一建议无非是为了让听众能听懂你想表达的。当然许多诗是不可能用口语化来迎合朗诵的,那就让它留在阅读中吧,因为

我前面已经说过诗歌的专业化,所以有些实验只能向专业人士提供,对专业人士才有价值。所以,应该有一些拒绝朗诵的诗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诗不适合朗诵,而且也无法口语化去迎合朗诵,但到目前为止,我很少见到拒绝朗诵的诗人,好像他们的诗歌全适合朗诵的。我至少看到过不少种诗歌风格和表达方式根本无法朗诵,因为它们一旦被口语化就没有风格了,所以说诗歌中存在着反口语化的形式,这些形式就更难被公众关注了,它们仅仅面对阅读者,少了听众这个群体。

现在许多人在讲世纪末,好像计算年份的数字到了一百会有什么不同于其它数字的事情发生,其实从 99 到 100 与 32 到 33、84 到 85 同样是一个数字的递进,如果我们把每一百当作一来计算,20 世纪到 21 世纪就是从 20 到 21,为什么我们非要有与其它数字递进时不同的感受呢?而事实的情况将是 1999 年到 2000 年与 1995 年到 1996 年是一样的递进。所以,人们对数字的迷信导致不同的心理状态,不过这种迷信有一点是可取的,那就是对将来的更多想象。想象力的经常运用,对理解诗歌是有帮助的吗?不一定,现代人运用得最多的是赚钱的想象力,那是要么很具体要么就很虚无飘渺的,它不涉及到表达的深度,是一个平面的表达范围,它可能涵盖地球的全部表面,但不涉及地球的内部。因为更多的人在谈世纪末,我也不妨抛开对数字递进的理解来谈大多数人的心理感受。我着重的是怀旧,也因为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脑化的更新换代使新东西变旧的速度加快了,我们可以怀念的旧东西一下子增多了,我站在诗人的立场上,希望诗歌作为一种旧东西被 21 世纪的人更多地怀念起来,怀念它朗诵时不经修饰地从嗓门里发出的声音(因为其它各种都附加了科技的美化),怀念它超越故事戏剧及新闻性的重量感。当然,也怀念它的纯粹性以及难以被改造成商业化的个性。而事实上它并不旧,只是感觉上旧了,就像数字从 99 到 100 在感觉上造成的隆重性。

接着本文一开始提到的诗歌创作人数减少的话题,其实,在其

它领域也有不少带有诗意的创作和创造，诗意是在生活的各种角落里的，而纯粹的诗歌创作，一是源于个人的需要，二是更加专业化，专业化的人数必会演化为为此专业所需的一个自然数，此专业的自然数之减少并不稀奇，因为现代生活中在近几十年多出了许多新的专业，这些专业也要分担现有的知识分子的人数。另外，诗歌的沉重感及性质和社会兴衰所形成的需求比例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我所说的诗歌变为专业不是指它像其它行业面对社会进行招工的职业，是指它的研究性质。而诗歌创作多多少少依赖灵感的特点使其不可能变成生产行业，所以诗人们必须用其它手段来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金钱，这一点我想在 21 世纪也不会改变。

诗歌在不同语言的互相翻译中暴露出的差异正是给我们提供了分析不同文化传统形成的具有深度的数据，这对将来互相更深入地沟通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当我们发现了那部分不能互译的东西时，实际上已经近了一步，这种发现在日常用语中不会被发现的。最后我们会发现是什么造成的无法互译，发现了这个原因之后其实已经理解了诗歌，只是无法用同样的数字和方式及翻译说出而已。这是诗歌在不同语种互相交流中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诗歌在语言和文字的领域里运载的那部分对潜意识的解析使我们有可能更准确地表达心理感受，这些都是诗歌必须存在而且不会消亡的证据。

（责任编辑 林 莽）

## 自圣与自虐

### ——关于 90 年代诗坛的教堂意识 与价值虚无主义思潮的批评

席云舒

中国诗坛的 90 年代是一个中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此起彼突、多元杂陈的时代，作为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和作为意象形态的大众话语各自执起工具理性的一端，前者引导诗人走向精神整合，并祭起责任、使命、崇高这些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主义价值原则作为其号召性旗帜，使诗人重温了 60 年代的那种颂歌式的热情；后者则引导诗人走向消费主义以赢得大众，他们在消解权力话语的同时，也消解了诗歌的人文话语。而那些仍旧操持人文话语的诗人，由于在 80 年代中后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和 90 年代市场经济荫庇之下形成的意象形态大众话语及其所持的工具理性的合力消解下，失去了其 80 年代初启蒙时期的那种充斥着广场精神的寻求新的普遍主义价值原则的倾向，使作为价值承当者的诗人由此迷失在话语的边缘而失去了其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从而造成价值原则与价值承当的严重脱节，并导致了这个时代的“价值中空”这一现状。于是我们的诗人有的则皈依于某些古老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尽管他们往往会打出新的幌子来教谕诗坛；有的则一头扎进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深渊，沉湎于语言游戏的制造。

我曾经把 90 年代诗坛的价值取向概括为四个维度：其一，是以拯救普遍主义价值原则为目的的“新理性主义”思潮，“新理性”

一词虽然来自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等宏伟构想,但它并不影响我们用这一概念来描述我们当下诗歌的事实,近年来,谢冕先生对诗人所提的以责任、使命、崇高等价值规范重新塑造自己的要求<sup>①</sup>,就是新理性主义思潮中的突出一例;其二,是以确立整体性精神秩序为目的的“新宗教主义”思潮,亦即我所谓的“教堂意识”,同样,“新宗教”一词来自于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预言性展望,但它显然和当今中国诗坛的某种“教堂意识”形成了契合,如叶舟等诗人对张承志的“血脖子教”和藏传佛教的某种意义上的价值认同;其三,是以对传统儒道释价值观念的重新诠释的方式来实现重建自身精神家园这一目的,譬如南野、王家新等诗人的“山林意识”,我在《自恋与逍遥》一文中已有交代,这里不赘;其四,是以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行为方式取代行为目的、拆除深度模式及语言游戏的误读而导致的对价值虚无主义的陷入,自称后现代主义而只求“在写作中‘淫乐’”,“只想满足我自己也给你一个刺激”的伊沙等诗人,就是这样的一种价值虚无主义者。形成这四个维度的价值取向的原因是,出于这个时代的“价值中空”的现状,诗人找不到新的价值依托,于是便只好在传统和西方的各种既成价值原则中寻求自己的价值定位,或者就干脆抛弃价值原则而陷入了虚无。为了与理性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相区别,我把当今诗坛的“教堂意识”和“山林意识”纳入了道德理想主义这一范畴,我们这里将着重探讨的就是作为道德理想主义一脉的“教堂意识”和具有价值虚无主义倾向的诗歌的成败得失,以期避免诗歌发展的种种迷津。

90年代诗坛的“教堂意识”,大致是缘于某些对当下的工具理性、大众文化、价值虚无主义以及“价值中空”的现状的不满,转而求助于“新宗教主义”的价值规范,从而形成的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思潮。当今社会的消费主义盛行、工具理性泛滥,许多诗人对此表现出了极度的失望,他们又不愿走向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潭,便索性一次性地把自己交给了“神”。诗人叶舟在他的《可能的诗篇》<sup>②</sup>·